

骈文概论

瞿兑之

(外一种)

RRXZWK



海南出版社



骈文概论

瞿兑之著

外一种：骈文学

海南出版社

骈文概论

编者前言

我在看《骈文概论》和《骈文学》这两部书稿的时候，读高中的外孙女儿走过来看见了，问我：“什么是骈文？”我说：“简单一点说，骈文和散文是文章的两种体裁。骈文是用对偶句子写成的，骈字本来的意思是两匹马并肩同拉一部车，也是对偶的意思。散文就不讲对偶，句子长短不拘，自由式，比较散……”

“和我们讲话一样？”

“是的。所以五四时期的散文又叫白话文。”

“只用散文了，还讲骈文做什么？”

“懂点骈文，增加点文学史知识也好。有时候，骈体文句也可以增加散文的表现力。”

“不对！对偶句子我们不懂。再说，散文写得好，上下四方、往来古今的事物都表现得出，这是老师说的。”

“上下四方、往来古今，这就是对偶句。”

“这是成语。”

“许多成语都是对偶句。”

“做文章总不会再用对偶句了吧？”

“也有用的。”我要她把书架上的《毛泽东选集》拿下来，翻出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》，指着念给她听：“若夫暗藏之汪精卫，则招摇过市，窃据要津；匿影藏形，深入社会。贪官污吏，实为其党徒；摩擦专家，皆属其部下。……”

外孙女儿笑了，说：“这就是骈文啊！”

我和外孙女儿的谈话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想，只要汉字是单音字这个特点不变，汉语的四声不变，汉文中骈体的影响就不会完全消失的。骈文自汉至唐为文体主流，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，了解祖先的遗产不仅是权利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，那么看一点介绍骈文基本知识的书也不是无益的吧。

在我所读过的这类书中，瞿兑之的这本算是要言不烦的，文笔也简洁可读。瞿氏为善化瞿鸿禛之后人，曾从王闳运读书，文史根底很深，至于抗战期间走了弯路，这是另一问题，与谈骈文总是无涉的了。

刘麟生序

两年前我约瞿兑之先生作一部讲骈文的书，他立刻接受我的请求，并且两天工夫就起草一篇给我看。我看了之后，很满意他的作法。但是经过两年的工夫，催了他无数次，总还没有脱稿。最后他写信来说道：

……我当初的计画，是预备作文学史中的讲骈文的一段。但是经了两年之久，新出版的关于骈文书籍也不止一种了。就以你的《骈文学》而言，就很不错。若是叠床架屋，实在可以无须费此笔墨。所以我踌躇很久，最后才决定不必作什么骈文的文学史，也不必指示什么骈文的作法。只要老老实实的介绍几个重要的作家，几篇传诵的杰构，及其特殊的风格，并约略的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。这就是使人

能欣赏骈文，能了解骈文，能运用骈文的一个绝妙方法。这或者还是别人未曾试过的一种工作。我根据这个计画，写成十六篇可分可合的论文，以践我两年前的约，你看以为何如？

我接了他的信和文稿，细读一遍。觉得他这种谦虚审慎不肯轻于下笔的精神固然可佩；而他不肯作人家已经作过的工作，尤其是著作家模范的行为。

瞿先生的见解，以为骈文这个名词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，实际上就是指由汉到唐这一段文学最昌明的时代的文学。从这个观点出发，方才能切实了解骈文，所以他讲骈文——他描写一个作家一篇作品——都有声有色而又恰到好处。

瞿先生素日的修养是这样的：他生在《离骚》的出产地——湖南，他孕育在文学之环境中，从幼年时代，亲从王闿运学作骈文，而清末的骈文家李慈铭及《骈文类纂》的作者王先谦，都是他的父执。他自己早年的修养已经很深，而又博览其他学问，作这部书当然是他的馀技了。

我还要附带介绍的，就是他曾经选过一篇

《时代文录》（天津《大公报》代办部代售）。拿五十篇代表作品，来显示文学史上之变迁痕迹，可以与这部书相互发明。我很希望他将来再费一些精力，作一部整个的《别裁文学史》。
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刘麟生

目 录

刘麟生序	1
一 总 论	1
二 从《三百篇》到《楚词》	5
三 赋	15
四 魏晋文与陆机	20
五 骈文之论	30
六 写景文与齐梁体	36
七 书札文与徐陵	47
八 《哀江南赋》	57
九 《滕王阁序》	73
一〇 《文心雕龙》与《史通》	85
一一 唐代之骈文与古文	93
一二 陆贽	100

一三	李商隐	105
一四	宋四六	110
一五	清骈文	117
一六	律赋与八股	127
一七	八股与骈文	131

一 总 论

中国许多口语，是以骈体出之的。是先有了骈体的组织，然后变成口头的习用语呢？还是口语在无形中采用骈体的形式呢？固然许多成语本来是以骈体组织的，后来便成了习用语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：中国语的特点在单音。因为单音的原故，所以用骈体组成的语句容易引起联想与美感。古经典的多用骈句，不外这个理由。《文心雕龙》已经举几个例，如《易经》的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《书经》的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”，此外如《老子》的“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”“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”，《庄子》的“鹪鹩巢林，不过一枝；鼯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都是。在口语中我们也常听见“向天索价，就地还钱”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一类的话。

大凡古来的名言佳句，必是骈偶的。阮元说得最好：“同为一言，转相告语，必有愆误。故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于记诵，无能增改。”骈偶是天赋予中国文字的特点，利用这特点，方才有许多美文。

我们近代通行的文体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所熏染浸润的文风究竟是什么？老实说，因为科举功令的关系，因为社会习俗的关系，一方面是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，一方面是残馀的骈文的孽种——八股。二者融合起来，成功一种庸滥浅熟的文格，我们便陶镕于其中陷溺于其中而不自觉^①。

这种情形，通行五六百年时期，不为不久了。宜乎势力深厚，不容易使人觉悟。于是倒把中国文学的真正黄金时代忘在一边了。

普通所谓骈文，大概指两汉以至初唐这一段盛行骈偶的文章，——我现在也大致是这样解说——这一段时期中，确曾出过不少的文学天才，确曾遗留不少的杰构。他们没有什么义法的拘束。就是骈偶，也并不是每句非对不可，

^① 古文与八股融合之说，孙星衍已创之。其序《洪筠轩文钞》云：“明季以来，以八比课士，其选唐宋人文集，多取径于时文。习见者疑为古文定格。”

就是用典，也不是每篇非用典不可，所用的典，也不是非叫人不懂不可。他们能细腻的亲切的写景；能密栗的说理，能宛转的抒情。能说自己所要说的话；能说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呕。这些都是骈文里面的好处，而近五六百年通行文体里面所不容易找到的。

骈文应该全被这五六百年的人忘了，——除掉他的孽种八股而外——然而也没有全忘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只因古文只能教人作论，只能作无用的文字，而适于现实生活的，比如写一封客气点的信之类，却又非乞灵于骈文不可。所以骈文究竟不能全被抹杀。因此之故，骈文也就更不能被人真切的了解。

所以我以为如果要想懂一点中国文学，必须撇开这些束缚来欣赏骈文，来看看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。

这部小书，便是应这种需要而作的。

著者之意，不企图在这里讲骈文的作法，因为骈文指南一类的书，也不算少了。而且著者之意，以为骈文是不可教不可学的。骈文与非骈文，根本上没有明显的界限。骈文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。与其讲作法，不如讲看法，能看骈文，则作起文来自然可以得一点益处。

著者也不愿意用一般作文学史的作法来讲骈文。因为那样太拘板了，太周到了，反而使读者不能抓住问题的中心。所以只分为若干题目，略略按他们的因果次序来说明。其中为极力避免枝节起见，将许多人及他们的文章都割爱了。宁可受不完备的讥刺而不愿意开杂货店。

所以第一从《三百篇》讲到《离骚》，以阐明骈文之起源。第二讲赋的种类。第三讲汉魏文体，而尤注重于陆机。第四讲骈文中之论，并略及公牍文字。第五讲齐梁体与写景文，而鲍照、酈道元的佳处，在此得以略加阐发。第六讲书札文与徐陵。第七讲《哀江南赋》及庾信之其他作品。第八讲《滕王阁序》和初唐四杰之一派。第九讲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因为他二人都是文学批评家。第十讲唐代骈文与古文的关系，因而说明唐以前与唐以后文章体格的变化。第十一讲开辟宋派的陆贽。第十二讲李商隐。第十三讲宋四六。第十四讲清代的骈文。第十五讲骈文的支流，就是律赋与八股。连上这篇总论，共十六篇，大约不但骈文，就由汉至唐的文学史大纲也备于此矣。

二 从《三百篇》到《楚词》

中国古代的长篇韵文——词赋——成熟时期无疑的要推屈原时代了。在诗与散文未曾画清分野以前，我们随处可以看见后来所谓词赋的萌芽，散布在各种文字之中。班固说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，诗有六义而赋居其一。”赋当然是从古诗蜕嬗出来的。按赋之字义是铺的意思，然则凡是铺叙一种事实或景象的，便是赋的体裁。试举《三百篇》中的《君子偕老》：

……玼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鬢发如云，不屑鬋也。玉之瑱也，象之掬也，扬且之皙也。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嗟兮嗟兮，其之展也，蒙彼绉絺，是继袿也。子之清扬，扬且之颜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

看他这首诗，描写一个贵妇人的容貌态度

服色，如此之出力，显然是后来赋家所托始。再举曹植《洛神赋》中描写洛神的一段相比照。

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迫而察之，灼若夫渠出渌波。袿纡得衷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延颈秀项，皓质呈露。芳泽无加，铅华弗御。云髻峨峨，修眉联娟。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，靑辅承权。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

经此一番对照，可以了然从诗到赋蜕嬗的痕迹。

屈原时代，何以才是词赋成熟的时期呢？我们先要知道南北两民族思潮的关系^①。自春秋以来，南方有一个新兴的民族，——就是楚。楚在南方，虽然为中原之人所摈弃，然而以其不断的向上努力，不独在事功上，隐然握中原政局之重心，在文化上也渐渐形成特殊势力。《左传》所记楚人以文学道德才能抗衡于中原士大夫的很不少。左史倚相，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

^① 看顾实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页六六以下。

《八索》《九丘》之书，则中原的学术都望之有逊色。国力雄厚，则文化势力随而增长，这是一定之理。国风里面没有楚风，我们无从确切知道春秋时代楚国文学精神是怎样，然而从楚国独有语言风俗这一点看来，知道楚国文学必有特殊性质^①

在孔子的时代，据《史记》说楚昭王曾经慕孔子的大名，预备请他去，而他并没有去。孔子似乎没有到过楚国，然而孔子已经讲到南北两民族的性格了。《中庸》上孔子对子路说：

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
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
衽金华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

基于自然环境之关系，南方民族容易发挥一种流动而富于感情与想象的生活。所以从老子以次之思想家，多属南人。老子的思想影响于纯文学者尚少，而庄子的思想，则确与屈原以下之南方文学派——词赋派——有关。

如今试检庄子之文，虽然全具散文的形式，

^① 《左传》说钟仪在晋操南音，又楚人谓乳馘，谓虎於菟等，皆足证明楚国另有语言。